

漳州文史資料

第25輯（總第30期）

95.7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漳州文史资料

第25辑（总第30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政协漳州市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九届委员会

分管领导：杨琮副主席

主 任：林溪河

副 主 任：陈自强 王炳南

翁 福 陈清仙

委 员：许周民 王春庭

郑 鏞 唐友平

陈林茂 郭建章

吴善良 陈松凯

郭志荣

目 录

他的心血和汗水洒满漳州农村大地

缅怀温秀山同志黄长茂(1)

怀念军大叶钺华(7)

履行职能 讲求实效.....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21)

运用提案建言献策 共谋大计发展漳州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30)

积极开展对外联谊 促进经济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

.....市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33)

真诚建言献策 认真办好实事.....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35)

做好文史资料工作 服务两个文明建设

.....市政协学习与文史委员会(38)

抓住热点问题开展调研 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41)

反映社情民意 认真参政议政.....许周民(45)

尽心竭力 履行职能.....林汉忠(50)

参政议政十二年.....曾祥年(56)

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诤友——蔡竹禅.....蔡殖生(63)

著名民主人士——林杏雨.....林维雄(76)

艺精德高范后人——著名油画家周碧初教授事略.....黄周林(85)

实业家杨天恩传略·····	老 何(93)
眼科医学专家沈毅·····	江耀清(95)
恭贺叶师国庆百岁华诞(三首)·····	颜日三(97)
故乡情——访香港新华银行副总经理黄金勇·····	林斌龙(98)

忆我和张贞的接触·····	林 林(102)
林语堂为何回不了故乡及其他·····	吴隆扬(105)
回忆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若干往事·····	陈林茂(108)
开发生产基地 建设归侨乐园·····	戴日新(117)
漳州小提琴艺术发展回眸·····	石志伦(121)
总把陶公认发祥——台湾许信良家谱小考·····	许永忠(125)
民居瑰宝 三宜楼·····	郭上人(129)
平和县彩楼琐话·····	曹 蔚(134)
漳州有了第四宝——福建华安玉进入国石候选石行列	

·····	李其团(140)
-------	----------

深入传统 变化出新

——简评林仲文的书法艺术·····	虞卫毅(142)
-------------------	----------

漳州诗存·唐宋卷补拾·····	李竹深 辑录
-----------------	--------

他的心血和汗水洒满漳州农村大地

——缅怀温秀山同志

黄长茂

温秀山同志与世长辞了，漳州广大农村的干部和群众深深地怀念他。

八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温秀山同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他特别重视漳州这块农业宝地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漳州农村的体制改革比其他地方先行一步，温老是指导和支持这场改革的先行者；如果说，漳州的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迈得快一些、经济效益好一些，温老是调整农业结构的倡导者；对漳州山海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现代农业的迅速发展，温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温老为漳州农业的振兴、农村经济的繁荣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1981年春，我从县里调到龙溪地委和行署工作，分管农村和农业工作。那时，温秀山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和长辈。从那时候开始，因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他，聆听

他的教诲,跟他一起下乡,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探讨问题。他给我的印象是思想解放,思路开阔,平易近人,作风务实。他的所作所为,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切合农村实际。由这样的干部来领导全省农业工作,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开了,但我省有的领导思想还很保守,条条框框不少,在农村体制改革、实行生产责任制等重大问题上仍争论不休,包产到户还是一个禁区。当时地委分工我挂钩华安县。一次,我到高安、仙都等地调查,发现有个别生产队偷偷搞大田承包,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以上,农民很高兴。有些基层干部对我说,只有走这一条路农村才能发展,农业才有出路。但他们怕上面不允许,不敢放手让群众去干。我觉得那样做的确对解放生产力有利,但公开推广的决心还不敢下。

不久,温老到漳州,我把华安县农民的一些做法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他说,中央不是有精神嘛,在一些老区、山区和边远地区,政策可以放宽搞活。我听了温老的话,心中有了底,胆子也大了,立即帮华安县委在仙都公社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肯定高安、仙都农民的首创精神,放手让大家搞承包制。那一年,华安县上下都动起来,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华安县的实践推动全区各地农村的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使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起来,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华安县推行生产责任制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这和温老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

漳州市的山海开发这把火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亲自点燃的,而出谋划策、具体指导的应是温秀山同志。项南上任福建省

委书记后，第一次到漳州调研，看到漳州四季如春，兴奋地说：漳州是个天然大温室，要好好利用。跟随项南下乡的温老心领神会，决心在漳州大搞山海开发。他走遍漳州各县的山山水水，召开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当时干部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资金困难，没钱搞开发。实际上当时有的人思想还不解放，就是有钱也不一定想开发、敢开发。这时省里正有一批世界银行贷款可以引进利用，还没有一个地方敢接。温老到漳州讲起这件事，我感到是个好机遇，便带他去找漳浦县委书记黄步翔，黄步翔想干、敢干，却为资金短缺发愁，就说：没人敢要我要，全部给我。于是，省里第一批世行贷款全部落户漳浦，使漳浦的山海开发势如破竹，全面铺开。

那时，温老每年至少来漳州4—5次，每次来都要到漳浦去看。他还出面邀请国务院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农业部部长林乎加等领导同志来漳州、漳浦实地考察指导，使漳浦乃至漳州的山海开发不断上档次上规模。他亲自陪同项南书记看了漳浦长桥的花果中心、竹屿水产养殖中心以及春建、东升、花厝、狮头、下美等地的山地开发和海滩围垦工程。项南非常高兴，当场为“漳浦花果中心”题字。此后，全区各县的山海开发工程全面展开，象南靖三卡、炭坑、友谊果场，长泰岩溪果场，诏安官陂秃头山开发，东梧围垦等典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漳州的山海开发气势磅礴，规模壮观，效益良好，为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办乡镇企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漳州农业生产受“以粮为纲”的影响仍很严重，农村经济优势发挥不出来。温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积极倡导什么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有利于增加农民

收入就发展什么的工作思路。漳州的几大块产业结构调整都是在温老的鼓励和指导卜搞起来的。香蕉是天宝的名产，悠久历史，品质优良。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天宝砍蕉种粮，经济效益上不去。改革开放初期，能否恢复过来，大力发展香蕉，干部还有顾虑。温老到天宝调查，认为“天宝香蕉”全国闻名，应受保护，当场批准拿出一部分大田改种香蕉。从此，漳州香蕉产业迅猛发展，成为许多地方由穷变富的先锋产业。九湖历史上是著名的花果之乡，有1万多亩山垅田种粮食收入很低，想改种水果。温老认为他们的思路对头，就对镇党委书记周德根说：你们就大胆改吧！很快！万多亩山田变为芦柑园，每亩一年增收几千元。东山县是个海岛县，耕地都是沙质地，种粮产量很低，效益很差，但谁也不敢放弃粮食生产。温老到东山调研后，从东山的实际出发，允许他们可以种粮食，后来又同意他们不种甘蔗，关闭糖厂，用大部分土地去种芦笋，使全县芦笋面积发展到4万多亩，成为全国“芦笋大县”。农村经济水平多次名列全省前茅。此后，漳州各县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迈得快，效益好，都有温老大力支持和指导的功劳！

项南书记很重视乡镇企业。温老第一次陪项南书记来漳州看乡镇企业，就带他到龙海紫泥去看一家个体造船厂，鼓励他们放手去干。那时，九湖农民王长生带头办起一家私人编织厂，温老每次下乡路过九湖，都要特地去看看王长生，同他交谈一番。漳州每出现一家乡镇企业，温老都很高兴，都要尽量安排时间去看，真诚地关心支持。

四

温老工作深入，作风务实，生活艰苦朴素，洁身自律，在漳州的广大干部群众中威望很高，口碑极好。

八十年代后期，漳州几乎年年有灾，不是风灾就是水灾，每次灾害一来，省领导最先到达漳州的就是温老。他一来就一头扎到抗灾第一线。有一次，九龙江洪水暴涨，龙海紫泥镇大面积水田受淹。他坐船到紫泥后，就卷起裤脚，徒步深入田间地头检查受灾情况。从紫泥一直走到甘文农场，来回十几公里，边视察灾情，边指导抗灾。又有一次，诏安县山洪暴发，西潭镇潭东、湖美1万多亩低洼地汪洋一片，因为东溪河床比水田还高，水排不出去，群众很着急。温老和农民心连心，他和基层干部一起涉水看地形，当场拍板拨一部分抗灾资金，抢修排洪闸。又一次，诏安县的秀篆乡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房倒人亡，一夜之间淹死80多人。温老闻讯，心急如焚，立即从福州赶到秀篆，亲临现场指挥救灾和善后工作。他每次下乡检查指导工作，都是轻车简从，不带记者，不上电视，不接受任何宴请和送礼，那怕是经他扶持发展而生产出的土特产品他都不要。他不吃鱼、不吃肉，鸡鸭肉一块也不沾，每次下乡用餐都要交代“老三样”：一碗面条（或者两个馒头）、一碟辣椒、一盘咸菜。大家都知道，温老是最容易接待的首长。有一次他到漳浦检查工作，安排在长桥镇吃晚餐，他到桌头一看，满桌都是鱼肉，他让随从的工作人员吃，自己不吃。等回到龙海县的九湖镇才叫该镇党委书记周德根给他准备两碗稀粥和一盘空心菜，吃得很香很美。他下乡的穿着非常朴素，冬天不是穿中山装就是茄克衣，夏天则穿布裤、衬衫，从来不穿西装下乡。他曾说：穿西装下乡不方便，容易脱离农民群众。

1988年，他从省委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省人大任副主任以后，还时刻关心着漳州市的农业。在他兼任省扶贫基金会会长期间，又扶持诏安、平和等县建立扶贫水果生产基地。有一次，我到省里去参加政协会议，特地去看他。他对我说：老黄，你是搞农业的，对漳州农业熟悉，到政协以后，要继续关心、支持农业的持续发展。他对漳州农业的一片真情确实使人感动。

五

得知温老生病以后，我几次特地去看望他。每次见面，他都不谈自己的病情。而是关心下面的工作，尤其是漳州的农业生产，并鼓励我搞好工作。

去年8月，他开刀动手术以后在家养病，我去看他，他象天真的孩子一样高兴的站起来，边走边说：你看，我有什么病？以后你就别再来看我好了。过后不久，我又听说他低烧不退，昏迷了几天几夜又住进医院。我特地从漳州赶到省立医院探望。当时医生是不让人再打扰他的，我悄悄走到他身边，想看他一眼就走，没想到他忽然睁开眼睛叫了起来：“老黄，你又来看我，我感谢，我没有事。这次住院是因为烧退不下来。等烧一退我就出院，不必占用一个床位，叫国家多花钱。你回去好了，不要为我担心。”我看着他，听着他讲的话，心情十分感动，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个为党忠心耿耿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领导，在他病危期间，还时刻关心着别人，想着人民的利益，多么高尚、多么可贵啊！

不料，在我回到漳州的第3天，噩耗传来，我们敬爱的好领导、好长辈温秀山同志就与世长辞了。我怎么也不敢想像、不敢相信，几天前的见面竟成了永诀！

温老！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了这篇怀念您的短文，怎么也表达不了我对您的敬佩之情、感激之意！您对漳州人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功德无量！大山可以作证，大海可以作证，漳州人民永远怀念您！

怀念军大

叶钺华

军大,这是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2000年9月,是华东军大福建分校第二期学员入校50周年的日子。我是福建军大二期3大队16中队2区队4分队的学员。自从投笔从戎、入校学习至土改剿匪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由一个普通的小知识青年,逐步成长为一名基本合格的革命战士。虽然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但是,军大这所“抗太”式的军事学府——革命的熔炉、红色的学校,至今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脑际。我怀念军大发扬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继承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一批革命战士。



投笔从戎

我的故乡在闽南的灵通山下——平和县大溪镇豪林村。1949年农历八月初七,正是大溪的墟口,周边百把十里的广东大埔、饶平、诏安官陂、霞葛,平和安厚、壶崙(现后时)等地的许多男女老少,都云集到大溪赶墟,农贸交易,热闹非凡。就在这天上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粤赣游击队下山解放了大溪,使生活在漫漫长夜、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从此见到了太阳。次日,我与陈焕魁、叶

凌襄、叶万忍等同志商议寨林小学开学事宜，当即书写、张贴了开学通知，不几天学校就正式上课。这时，我是一个小学教师。

寨林小学是人民政府公办的一所学校，校址设在寨林村的一间祠堂里，距离我家只有100多米。解放初期，全校全日制的学生只有40多名，分为4个班级。此外，还开设了妇女班，每天下午，老师教她们识字、唱歌和跳舞。

我初当小教时还不到15周岁，由于家境贫寒、营养不良，我体格消瘦、身高只有150多厘米、体重也不过40公斤左右，有的学生长得比我还高。尽管当年的物质待遇很低，不论校长或教员，每人每月只有7.5公斤的谷子补贴，平均每天还不到4市两大米，连喝稀饭的粮食也不够，别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是，因在本乡本土工作，加之年轻人的热情与责任感，教师们仍然尽心尽力，把自己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

1950年7月2日，《福建日报》第4版上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福建分校第二期招生简章》，兼任校长是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张日清。《简章》第一条明确指出招生的宗旨是：“以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工作干部（本期为培养台湾工作干部）为目的。”投考资格为：“凡有志愿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及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最优秀青年，具备下列条件者均得投考：1、品行端正、思想纯洁、愿为人民服务者；2、具有初中以上或同等程度者；3、年龄：男生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女生18岁以上23岁以下（孕妇及带小孩者不收）；4、身体健康无痼疾及不良嗜好者；5、能说普通话及闽南方言、愿服从分配工作者。”本期招生名额为3千名。报考时需缴验学业证书或区以上人民政府、革命团体负责人签署之介绍信；缴1寸半身脱帽正面相片2张、报名费1千元（旧币，新币为1角）；填具本人出身履历表。考试科目有：国文、政治常识、数学、自然科学、

口试等，并需体格检查。《简章》上还明确说明待遇：“未入学前一切膳宿均由本人自备，本校概不招待；经考试录取者，入学后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待遇水准由本校供给之。学习期满后考试成绩合格者，一律由本校按照需要分配工作。”

1950年8月10日前后，我与同乡同学江乃伍、叶沧浪等十多人，从平和小溪步行出发，夜宿安厚，第二天又爬山越岭，走羊肠小道，赶到小溪镇，与县政府联系办理抵漳报考军大的手续后，从小溪搭小船沿江而下。由于江水不大，水流慢、河床浅，因而有时我们不得不用竹竿帮助船老大撑驶，甚至下船紧靠船帮用肩膀和双手推进船身。经过两个多昼夜的船上生活，我们终于到达了军大漳州招生办事处。

军大漳州招生办事处设在龙溪师范里。我报考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问我：“你是不是学生出身？有没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我请他审阅证明材料及有关手续。不过这也难怪人家，因为我是贫农的儿子，刚刚忙过收割早稻、扦插番薯，风吹日晒，皮肤黝黑，身体本来就不强壮，这时比以前更加消瘦。办事人员对我的材料验证无疑后，遂准予我参加考试。

1950年8月20日，漳州地区近千名考生（有一部分是龙岩地区的考生，因为龙岩未设招生办事处和考场）按指定考室进入考场。站在各考室门口维持秩序、担负警戒任务的，是手持口制的“三八式”步枪的解放军战士。按照规定科目和计划进度，经过2天的笔试，第3天转入口试与体检。口试时，主考官用闽南方言提问考生，并要求考生也用闽南方言回答问题，如果你不会听、不会讲闽南话，就很难通过这一关口。可能是当时的仪器设备限制和时间紧迫之故，体检过程比较简单，除了五官科一般项目检测，军医（或卫生员）目测、听诊外，似乎没有血检、尿检和X光透视。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几天后就在龙溪师范校内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漳州地区

共有300多名考生录取，我名列其中。8月底，我高高兴兴地到指定地点——原崇正中学（现漳州三中）报到，被编入华东军大福建分校3大队16中队2区队4分队，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员。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穿上军装，竟在军营里生活了26个春秋。

入校学习

1950年9月2日，军大在漳州录取的300多名新生（内有30多名女生），由招生办事处的干部率领到漳州中山公园集中，分乘10多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的“战利品”——美制敞蓬10轮大卡车，每区队1辆。男学员分别编入3大队16、17两个中队，女学员到校后编入2大队女生中队。在中山公园欢送的人群中，多数人欢歌笑语，少数人泪流满面，其中有新学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有个别瞒着家人来报到，被亲属发现后要强制其回家的。下午，在一片欢呼声和鞭炮声中，浩浩荡荡的车队缓缓地开出中山公园，新学员高唱着“到台湾去！到台湾去！……”的歌曲，怀着既激动又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生育我们的故乡漳州。

解放初期，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还很猖狂，不时进入沿海上空轰炸、扫射，白天行车不安全，随时都有遭空袭的危险，只有早晚和夜间行车才比较稳妥。当时的公路路况很糟，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行车好象扭秧歌，人在车上颠簸得很，坐车并不比走路舒服多少，沿途常可看到工人在维修。一路上，我们不断地高唱《军大校歌》、《解放军军歌》、《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估计当时的车速每小时在20公里左右，至9月2日天黑时分，我们满身灰尘地抵达同安县角美镇（现属龙海市），夜宿在一所学校里。约过了两三天才到达泉州，各单位分别借住地方校舍和群众家里。

上级决定我们在泉州休整一星期。在这里，组织领导上开始对我们开展集体的、个别的稳定思想情绪和军纪、校风的初步教育。上课听讲，个别谈心，内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上级规定不准个人单独外出，若要外出须经请假批准并有2人同行。在此期间，军大文工队为我们演出了大型歌剧《赤叶河》，大家看了很受教育，在谈观后感的讨论中，普遍认为我们参加军大干革命这条路走对了，决心要打倒封建老财。离开泉州前，我们认真地贯彻了解放军的“三不走”精神：东西不还不走，地不扫不走，水缸不满不走，给当地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50年9月13日深夜，天上没有月亮，在我们行军路上没有照明，16中队全体人员在福州市郊白鹭岭附近下车，大多数同志都昏昏沉沉，高一脚、低一脚地沿着田间小道步行到凤冠村。我们4分队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因为乘车、步行，长途跋涉，个个都已疲惫不堪，所以顾不了蚊子咬、空气闷，整理了简易的铺盖后，就卧地而眠。

军大校部设在福州仓山爱国路，有几幢略为像样的房子；各大队分散驻在仓山郊区，没有固定的营房；各中队几乎都分散在农村，借住民房或庙宇。但是，军大各级干部的配备都相当强，德才兼备资历深。校首长和大队领导，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入伍的老红军；多数中队干部是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八路、新四军指战员；区队干部多数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战士。他们为驱逐日寇、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了功勋，几乎都参加过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在他们的胸前佩戴着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军大相当于军一级编制，大队、中队、区队3级，分别相当于团、连、排一级。但各级干部的配备，一般都高配一级。因为他们要领导教育、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受教育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工农群众，而是从中学至大学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

到福州后，我们在驻地大搞环境卫生，修铺乡村道路，在果树下修建早操的跑道，日常作息逐步走上正规化。每天凌晨，一听到军号声和哨音，就赶快起床，整理内务（有时打被包），集合跑步，一天的紧张生活开始了。当时，物质生活还相当艰苦，按现在的人民币计算，每人每月的津贴费2元，每天的伙食费只有2角左右。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同吃一口大锅饭，通常每餐只有连菜带汤的一样菜，除饭管饱外，菜是由各分队的值日生去领取。大地就是我们的饭桌，十几个人蹲在地上围绕着一盆菜用餐。不过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如偶尔吃馒头配红烧肉，有时星期日，4排（司务排）分发猪肉、面粉、蔬菜、木柴等给各分队，让他们到群众家去包饺子，大家动手，分工合作，美食一顿，别有风味。中队的经济生活讲民主，除定期公布伙食帐目、召开会议征求伙食意见外，每天都要轮流派出2名学员参加4排活动，1名跟司务长上街帮助、监督买菜，1名到伙房帮厨、监厨。

1950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10月1日是国庆一周年，我们早就穿上了棉衣，赶到仓山林森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参加庆祝大会，接受校长叶飞检阅，表演文艺节目。大会以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仓山走过闽江大桥，沿南台“8·17南路”走到南门兜，返回驻地时已是下半夜。据说当年储存棉花的军需仓库被敌特纵火烧毁，这年冬天，我们只领到一公斤的皮棉当棉絮，缝到棉套里没睡几天，被子就开了“天窗”。幸好我们住小房子睡统铺，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过夜。那时候，福州周围山顶上积雪茫茫，我们驻地池塘上也结冰。每天清晨，我们破冰洗漱，洗后满脸通红，耳、鼻部位被冻得尤为难受。但是，上级对学员的卫生防病工作还是重视的，定期给大家注射预防针，组织学员到南台南星澡堂集体洗温泉澡。

军大这所特殊的军事院校，既没有营房，又没有课堂，全校几